

卷之二



近古以來吳越藏書家為最多
 惟書入陳仲醇胡孝轅毛子晉手
 則鑄之唯恐不急誠大公無我之
 心也其有得奇書異本私為縹緗
 中秘物若惟恐人之借閱而傳抄
 者嗚呼隘矣余家鮮藏書又力



不能多購然唯好之深故十餘年
來得於書攤買人者頗亦有出於
前人所見之外計海內藏書家其插
架當必百倍苟盡如陳胡毛諸君
子用心古書豈患湮沒鄙人此刻
為之拋磚云爾乾隆己丑花朝後

七日楊谷陸烜題於多晉齋



奇晉齋叢書目錄

松牕雜錄

唐李潛撰

灌畦暇語

唐撰人闕

平巢事蹟考

宋撰人闕

采石瓜州斃亮記

宋蹇駒撰

鶴山筆錄

宋魏了翁撰

臨溪隱居詩話

宋魏泰撰

北牕炙輠錄二卷

宋施彥執撰

文山題跋

宋文天祥撰

遺山題跋

金元好問撰

大理行記

元郭松年撰

雲煙過眼續錄

元湯允謨撰

寓意編

明都穆撰

快雪堂漫錄

明馮夢禎撰

筆麈

明莫是龍撰

雲間雜誌三卷

明撰人闕

雲南山川志

明楊慎撰

目錄終

叢書

奇書齋

雲山山志

雲山山志

陽山顧氏文房本
半葉十行十九字

松牕雜錄序

唐李濬編

濬憶童兒時卽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次兼多

語其有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輟成一小

軸題曰松牕雜錄

接連下文

公惠雜錄

奇事齋

太平廣記二百五十一卷裴休曲江池一則刻存所逸也 注姑化

先

曲江池本秦時豈州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池西即杏園慈恩寺北丹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馬備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開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軒脫裴意稍不平指而問之吾賢可任何官率亦對曰啞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及問裴曰抑衡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啞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去同座者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衣京華後於鈐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問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說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啞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甲子十月初一日歲園于錄

松牕雜錄

唐李濬撰

平湖陸烜訂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

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

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

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真正之

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

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
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
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
幸寧王宅叙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
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
人阿瞞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嘗
自稱阿瞞以是極歡而
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
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闡行極

庶人之禮無以先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
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
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
悉上聞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
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慨然悉允所奏自是天
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
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上請自
部納於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館

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
山隘長安用巖高計未升殿宮先以火十炬猛
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及三

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宋祿山謀臣
巖莊高尙也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
花呼木芍

藥本記云禁
中爲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

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

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

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

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

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

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

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

曉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
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
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
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
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
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
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
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

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
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
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
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
嘗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
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
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

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
 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
 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
 矣 廣紀一百三十六

李宗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
 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
 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
 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

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
 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
 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廣紀二百五十一

上自臨淄郡王為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
 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
 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
 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
 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

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某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

三銀船盡一巨餉徐乘馬而東去

李宗時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

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

初入相每以忠讓讓勵王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

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誠志廣記一百六十四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

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

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

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為三郎生日湯餅耶

何恐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

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

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

憐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

年上近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

日憶所通書可謂奏為吾者言之矣頌應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失其名亦進曰新朝涉之

廣記四百九十三

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為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

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

林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

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

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

充將陷戾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

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閣上下鄂杜之間

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

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姦寇自

殪而夙尙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美

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

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

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
 之言用聲色為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
 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儉勤
 為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
 亦怠矣故林甫善為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庇
 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楊
 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為害
 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

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亾而齊難作
 則古人之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
 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
 高枕矣

大和開成中有程脩已者以善畫得進謂脩已始
 以孝廉召入藉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
 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脩已曰今京
 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脩已對曰臣嘗聞

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
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
恩寵上笑謂賢妃曰妝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
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
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
謂脩己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
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

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
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酌盡爵促步輦歸寢
殿開成永諸錄中叙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
事難理則進飲醲酌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
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仁傑公每遇
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後休暇因候盧
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

於北堂顧揖梁公仁傑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

為相表第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

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公大慙而退

姚崇為相忽一日嘗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

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

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

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

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謀是

必困之宜是以劇地崇搆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偏通

林甫曰公必不忍耶即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

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

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說最寵者會擒得

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

厲聲曰厲言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

豈無緩急有用人乎公可鞫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

而釋之以待兒與歸書生一蹤跡去旬月餘無
 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
 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以報今方聞公為姚相國所
 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
 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
 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
 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
 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扎數行懇以情言遂

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
 言之兼用簾為贄夜明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
 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
 利張丞相之心耶明且公主入謁具為奏之上
 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
 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復
 太尉衛國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
 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寘也公

廣記四百九十四

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
 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
 生日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
 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
 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
 年唐紀七十八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
 深處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

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
 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藏六腑榮脈動竦駭神魄
 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傍遂乃聞之於公
 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鑱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
 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
 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尙書鮫綃 鏤白玉香囊

并玉鑲子長三尺餘 異竹篔簹長二百餘丈 黃

楊桃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百枕疑中

藏上藥 海蠅蟪印蓮時白西印印印印印

腹由成口佛像各口軸 桃源洞中仙人棊子

不生澁鐵腰帶 韋殷尙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織成蘭亭 罽賓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

盧思道燕歌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

寫國王白頤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劍長二尺

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

問悉用條謹

恒以獨學無師 見異而遷惑於釋老者教年法

濫於稗官小說妄言者教年法今經後省前愆以記醜而

博為戒則手抄說類已盈數帙且多付之剗剗矣然

君子擇善而從之口皆學問也執中以觀羣言未必

能系大成之一助若夫錄藉頭點鵠之對字必勤魚

之陳秋梁之幾有子不欲其事如王之語解醒人而言
 何以加諸若其他奢淫之習又宗謂吾思天下事難理
 則逢飲醲耐以日醉解嗚呼此等事可以子振也君
 子觀此亦可以知乃夫古者乾隆庚寅四月十七日梅
 谷陸臣漢於奇晉齋西窓

丁卯歲暮以明鈔說集校過沅時記

松牕雜錄終

嘉靖辛卯夷
 白齋重雕

灌畦暇語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騰頰之云也嘗憶早年血氣
 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一
 旦之名良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
 不貯機筭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吝顧
 胸中有所謂^{不可}刮磨者蟠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
 敢發乃知昔者^時所為辛苦以求者大可怪笑非但
 無益抑為有妨嗚呼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

者哉於是決意勇退脫讞纓弁見笑邱之旁有地彌

畦畦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草

以蒔蔬咸曰宜哉夫藉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資

潤於泉脈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為力

可以不匱率卒歲而計入其為收亦足糊口每風日

好時泉舉壤悅暢負杖曳履履暫出郊塹塹比鄰之人偶

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胸頤咄咤故態橫發或童

顛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

意雖不倫棄亦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乃

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注原本兩板均
以朱記於字旁

灌畦暇語

唐書撰人五闕

平湖陸烜子章訂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
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
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

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已則有如
秦之二世矣乎二世唯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

而首不得見

薛

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為馬二世唯不能聽也而寄其耳於高盜滿山東民胥為仇而曠不得聞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蒞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彭寵以漁陽叛光武為之盱食會其奴斬寵首以自歸帝喜封奴為不義侯

老圃曰天下之惡均也惟害人之叛已也是以有討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訓矣有天

提行別起

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微時數窘於丁公顧而語之曰天下未定兩賢豈相戾哉丁公以是免及帝即位執而修之罅闕為人臣者宜無若丁公之不忠令項王之失天下者丁公也嗚呼高帝信有傑人之量矣光武去之甚遠

太祖謂房丞相曰等朕所居宮殿悉隋之舊也頗怪文帝去今四五十年而其所建立尚有隳壞

惟承乾殿迺煬帝晚年所為年月無幾而傾墊時甚其故何也丞相對曰是易知耳文帝惟節儉動循法度故所經畫可以傳久煬帝內有侈心外逞淫虐當時匠人惟恐工巧不中其意斤削彌繁斗拱踰細是以歲時未久而椽礎易位太宗歎曰誠如卿言亦可以視政矣魏鄭公因是進擴革之論以為擴之大則薄上首肯久之故貞觀年中曲盡中和之理

老圃曰古之人君存勝國之社以為失得之戒繁淫不逞之音傾覆僂辱之軌亦為之咨嗟留神而不以為諱故有如隋之遺宮猶足以備盛時之龜蔡然則天地之間幾乎其無絕緒者矣

此下接子齊
初唐第一條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護者大爲昌

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爲

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風翔祥風宵窅

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且死千

載閱其光吾君亦勤理遲子一來翔其見獎重如

此公復爲延譽於主司以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

矣會爲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咨嗟久之又爲之

賦鴛鴦之章其詞曰鴛鴦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

小若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

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
倚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畱借問價幾何黃金比
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
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
之極遐陬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輶因論天外事
恍惚令人愁駑駘與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
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
敢言低回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予

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
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
可以言直矣申棖可以言剛矣柳下季_惠不得以
爲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
誠自脩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湮阨而不聞白
黑混淆就蘊而孰薰卒然而得名世之士加至
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快歟予嘗諷韓之

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與感所至則徃徃
爲之墮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
出戚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逢堯與舜褴褛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
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
車載之歸與語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
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

明鈔載以歸与
移去此

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畝落而爲箕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
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
誹罪及三族

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放其情
詞甯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
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甯特遊於疎遠
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

藿桂段語

奇言齋

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廷有非
辜矣讒基之黨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噍曾謂孝
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後漢繁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不
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於是賦生茨之詩其詞
曰有茨生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隈春澤以
養軀太陽曝真色翔風發其粵甘液潤其中華實
與氣俱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堂隅

老圃曰欽之托興也甚可畏也甚可畏也夫茨
之生於蘭圃也始並驅以處而已矣未有害也
漫不知禁則枝葉粵舒而能翳芳草矣又不知
禁則將疑於似是而世之寵光必聚於其所矣
膏壤也春澤也太陽也翔風也甘液也寵光不
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發其顏色始毓其軀
幹又流其氣脈其眷眷至於如此則茨之積也
安得而不厚茨之積也厚則族天類滋彌滿於

中堂之間向所謂猗蘭芙蓉皆無地以托業矣

吁可不甚畏者耶吁可不甚恨者耶

仙人海春居彌馮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

敬其藝願學焉而無從由一日春變其形為石約不

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嘯而春所化石應之亦發

聲傾山動澗雲霧為之下墮約知是春驚起再拜

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

得嘯而風生於虎也

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則鬱

兮等而不達聲出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則澌

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豈惟嘯旨則然古

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而不怛風

生於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勲位冠梁朝晚年新諸進用事者忌其

固位取約所為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武帝意已不

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

薩哇假語

奇書齋

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
麋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
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孽之人爲構於
旁沈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微物不
可以不戒

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響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
於饗燕堂上不懸金石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

絃歌皆從爲正也晉世列和善爲笛筍勗常欲依
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應一律和曰太樂東廂
長笛尾長四尺三寸今若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
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
不可吹也勗又問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
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
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
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

漢魏以來相傳施用不能改也

老圃曰古人之遺樂其不可復矣乎昔以絃歌受
笛之均今以歌聲定笛之調律與笛孔不能相
當此正東西之相反也漢書言雅樂者有制氏
但習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傳至列和蓋以成
譜相授爾然則後之作樂者將孰考正也文王
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有義爲可論有
理爲可樂也吁道之不明也道之不傳也盈於

耳目之接者舉是也而何有於笛哉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不
可諱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
臣固將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
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敢
不敬從管仲攝衣冠而起對曰東郭有狗嗥嗥且
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愛味而易牙善調以
鼎飪事公公曰我唯嬰兒之未嘗易牙退蒸其首

子老而進之夫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喜宮而好妒豎刁自刑自理公之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于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有疾而迎近機堂巫氏乘公之意而敢爲誕言夫言心聲也於心之敢欺將

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愛整而樂人之飭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敢忘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以手加顙曰臣之願畢矣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願君不怠臣之言臣目則能瞑矣管仲死既葬桓公盡逐四人者居數日味不嫌於口而反易牙宮中之辨不理而反豎刁苛疾

間作而反堂巫朝行亂倫而反開方桓公嗟聖人
固有悖矣乎其後期年四人者果作難圍公宮而
不得出入有婦人從竇以見公公曰吾饑欲食而
外不饋吾渴欲飲而漿不至吾不知作難者誰也
婦人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
十日不通矣公曰嗟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
見仲父於地下

老圃曰蔽惑之於心術也顧不恠哉始桓公取

夷吾於仇讐而屬以國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宜若同心共體之不如也晚節末路而其顛錯
如是夫仲父以爲狗矣而公會不能少悟不能
以頃而去也嗚呼撫四封之境位於人上而乃
與羣嗷嗷者朝夕以從事其於危邦殺身也直
立而須之爾蔽惑之於心術也顧不恠哉

戴逵作閒遊贊旣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解林藪
深則蕭瑟之音朗其可以藻玄瑩園因其皓然者

矣又曰凡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
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難均玄契罕
遇終古孤栖於一岳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
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中林
驟感於遐心

老圃曰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夫宇宙上下
今古來往總總衆念管乎是矣又奚爲惘虛而
畏獨又奚爲矜羨而聘合古之至遊者不出於

戶牖之間而高覽於八紘之外內視反聽於几
席之上而萬有不同之態度皆無以逃其察和
光混融大同而爲一孰恃而比承孰取而藻瑩
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無對之感寄諸忘言者
矣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

元道經云萬性之中至靈者人與天地同生於虛
無之始因元氣而結以成形天地能安靜和柔不
移於本常守虛無湛然不勞得自然之道元氣不

散故能久長人緣生想移於本性目妄視耳妄聽
鼻妄香臭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慮是以六
賊交攘元氣消散而壽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豈其然乎夫人之與天地俱空中
之一物耳一晝一夜園周之度其間不容息然
則天地奚爲而安靜至盈消減震曜動薄其爲
力亦可以言勁矣然則天地奚爲而和柔彼日
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兩間也與人之所謂

耳目口鼻身意則一而已矣天地失其行元氣
有伏有逆息則爲燥濕繆盭之變人失其準元氣
有壯有衰則爲偏俱痊毒之疾真與妄對祥與
肯反天地果無以異於吾人也大丈夫志氣挺
特固當立遠大之見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
不當物於物以橫生欣恥也夫蛩蛩之謀止於
善草周周之計利在啣翼穴深尋焉則臂不能
探矣吾懼人之短於是說也聊復援筆庶幾解

頤

虞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百獸非
 一類之種也鳳凰不時有之物也編作於列比竹
 奏於庭飛走上下如應契券彼苗民之頑也攻之
 以兵而不諱矣秉朱執翳近在階廡之下而江湖
 數千里之外報以七旬之速是亦有說矣乎

老圃曰然則所謂心術之化也夫心術之化不

待使令號召也而其答如響書曰光被四表又
 其曰格于上下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神之所
 攝光之所燭燎雖四表上下無不和來然則非
 一類之百獸不時有之鳳鳥與夫頑不即服之
 有苗動蕩鼓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故曰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或奏
 野
 聖音焉王大說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動者心精也心精之所接雖猶而受其所不接雖精勿畱噫嘻天下未始有真好惡者也則夫持其絕伎以幸人之必察難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鈞聞於楚國近吳道立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

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

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鈞臨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爾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師焉丙丙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勘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

線之浮沉詹吳且不爲而况不爲詹吳者乎故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青丘生喜馳騫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感內熱之病消中煩燥百方以營之而不能良已往見北宮蒙而告憊焉北宮子曰子知夫重之與輕乎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誠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輕子之疾雖不營猶可爲也青丘生歸而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遙思於北宮子之言疾

則少間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人莫不怪且笑焉爲其所用者重所求者輕也然則生之於已也又豈直一隨侯之重者耶青丘生亦弗思之甚者

舊說磐古氏之死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又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又云泣爲江河氣

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又云喜則爲晴怒則爲陰
老圃曰信斯言也則是磐盤古氏未死以前未有
海嶽江河草木於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於
上也未有晦明陰晴於中也然則磐盤古氏何所
運其想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
而爲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爲春秋爲說如此
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無已則假爲之
詞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磐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

始也覆燾祐祖廣大雖不可以爲量要其大形
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嶽海之遼絕亦尻背之
間耳故曰無已則假爲之辭猶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爲實如曰堯之時
十日竝出石爛山焦堯不勝其毒使羿毅弓矢而
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之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見
於天日月是也其分爲晝夜其象爲坎離其義

為陰陽堯日有十月當有幾就令十日竝出拜通諸侯耳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可哂也如是我聞堯常

有十瑞曰芻化為禾也曰神羊觸佞也曰屈軼

指邪也曰景星見於天也曰醴液發於地也曰

甘露零於野也曰鳳皇止於庭也曰神龍遊於

沼也曰萑莆生於厨也曰歷草立於階也太古

鴻荒未有名數三墳河圖之書以草木換易記

其時及黃帝氏迎日推策大撓作為甲子於是

始有紀年之次自甲至癸為日之數十莫莢之

未生也十日之義俱晦而藏既有莫莢則有晦

朔有晦朔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為其有晦也

而不亂故也十日竝出其義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其

妻聞之中夕倚戶而悲牧子愴然而歎乃援琴而

為別鶴之操其詞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

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寢兮日忘食

藿畦假語

奇晉齋

老圃曰古者娶而無子大義當出雖然人之所
以爲人者由其情隱於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
牀是同一且而以爲胡越寧不慨然潘安仁初
喪其偶作爲哀永逝之詞而賦悼亡之歌夏侯
湛見而歎曰是文生於情歟將情生於文歟覽
之喟然令人增伉儷之重由是以攷商陵牧子
之撰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

大禹時天雨稻故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
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貧民家則有富室則不
及

老圃曰天理冥漠常恐不與人相響答壽躅而
天顏知命者不敢怨夫雨穀非天之常也損有
餘補不足凡皆若金陵之事則物無失職矣孔
子有言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訓天之明故也後
之宰世之匠庸詎而忽諸

凡珠龍所吐者名龍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諺

云千畝木奴不如龍珠蛇珠千枚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貴賤懸別乃若蛇之所吐其精熒熒必有遺肖者矣名之曰木奴其賤如隸雖數彌千多亦奚益越俗誠陋固知其不敢以望龍珠也嗚乎周人以鼠璞爲珍宋人謂燕石爲寶曾謂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風俗相傳臘日磔鷄立春日磔狗大史丞鄧平說

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陽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雞以謝德雄着門雌着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十二門東方三門生氣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厭之故獨磔於九門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日以畢春氣

老圃曰異哉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夫萬物之

變也緣於氣其化也因於形生而復死死而復
 生謂之變自幼而壯壯而老謂之化木陽之生
 也其色青其聲也角角之為言動也火陽之成
 也其色赤其聲也徵徵之為言止也金陰之收
 也其色白其聲也商商之為言疆也水陰之藏
 也其色黑其聲也羽羽之為言舒也土王四季
 其色黃其聲也宮宮之為言容也明天子在上
 賢宰相理物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分職而效

命庶績無不得其宜則五物以時叙寒暑不忒
 愆伏不作萬物各由其道陰陽各得其理性命
 極其高大顧不此之求而磔禳以弭變^禱揮人之
 所當事者而移責於雞犬彼物之微且賤者死
 何有於揮吾獨以為不訓於洪範之所以言為
 之太息

貞觀三年王珪為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
 孫教官人聲樂不稱旨切責之珪與溫彥博進曰

謹珪假語

奇書齋

孝孫雅士陛下忽以教女樂責之臣恐天下怪愕
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罔上反爲孝孫
游談也彥博皇恐頓首謝珪獨不拜徐曰臣本事
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臣爲不肖而
置之樞近責臣以忠直今所言實無私意陛下忽
疑臣是陛下負臣臣決不負陛下上默然而起翌
日謂房京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周武聖
人尙不用夷齊之諫宣王賢主杜伯乃以無罪死
朕每夙夜以古爲鑒昨責珪等今猶慙悔公可爲
敕勿以此事遂不進直言

老圃曰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從諫如流直千
載而一遇希濶不可逢值之真主也其言反覆
懲艾直使人涕下而不知禁大丈夫逢人主如
此顧不能明目張膽出胸中勁正之氣以報萬
一真無足觀者彥博碌碌如轆軛底穿鼻犢爾
一被頓抑則貼妥從服之不暇當爾之時微王

侍中挺挺不少屈上意未必迴也如孝孫者身
爲雅士而甘心以藝授宮禁雖殺之何足道第
諍臣角折而言沮豈不使人喪氣吁君臣相遇
以脩大功堂堂不拔之基流羨於無窮厥有由
哉詩不云乎念茲皇祖臣觀今日之勢固宜以
皇祖爲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真定公鹿念爲國中尉每勸子
直必厲以忠廉之節嘗謂子直賦詩二章其一云

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琴瑟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
葉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使絃響絕子直由是感悟卒爲賢公子

老圃曰鹿子之詩文義博約真風人之作也豈
惟子直後之好脩之士取而玩諸必有以動盪
其善心者矣嘗怪麟趾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
之時夫侈足以滅性靡足以毀則凡爲公子者
實有焉今一爲善言所誘掖乃能改節以自整

飭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亦必有所自者矣吁
鹿子而可作吾願納交於其門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及九州之域各有分星凡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謹書之眡祲記十輝之妖祥占夢掌六夢之吉凶吉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令始難毆疫

老圃曰天地之與人也皆空中有形氣之物爾故其精氣上下流通攝授莫不圓融而爲一莫

不出入於五物之間有揮散而見於形象者凡耳目之所接夢覺之所見如環曰循如且晝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聖人者智足以探幾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然且爲舍萌贈夢之法始難毆疫之官妖祥變動愬而不敢懈也吉凶與民同患於是乎在

坡東黃仲秉乘問事心養生之術於老圃

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

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嚮於
虛矣昨之所謂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
形立則以無而爲有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
嚮於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
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止塵之囂寂風定
氣除了復何在子試嘗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
火皆託傳於木焱焰既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
然後積而成灰木轉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藏

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
而不必其有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
轉也而不必其有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
之金由粗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沉也重水中
之波由湛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
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乎吾所
聞於我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
嘗擇焉於吾言者矣

太古之時精稜未分善惡之類力敵則戰吞噬搏
格無有已時上帝憑怒實生聖人以爲君長復爲
之正陰陽之氣以分別處之使無相奪倫然後稍
奠厥居然尙有五方毒龍獬豸蟲蛇之倫吮牙伏
爪雜處於覆幬之間上帝有命凡生物抱理之不
直者迺得日取以供血食日月旣久貪饕無制憑
其凶威淫及善類二帝三王之世聖人有憂焉始
立官師設厲禁止的礪鏃戈矛刀鋸削格羅落無

所不用以與之從事會上帝亦自惡其虐害勦厥
族孕惟獬豸一種不侵暴而易制畜又其天性雅
嫉邪佞一接其目則必蹶之以角糜潰腎腸盡食
之然後快故堯獨育其種使司邦直及舜以在位
舉十六相去四凶成大功二十於是正人志得隱
黨自消朝廷中外清明如洗獬豸不得其所以食
其族類咸以餒死自此觸邪之獸絕迹矣
老圃曰二漢以來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當其

否閉之世羣小人曹立朋居巧擠善良外如韋
柔戚施不足畏忌而中實憐毒過於鏌鋣一語
一言之不酬徃徃殺人而傾邦意者觸邪絕迹
彼略無所禁則求其不肆不可得也嗚呼曾謂
堯舜氏仁民而愛其澤僅及當年而顧起來患
後害迺如是之酷曾謂上帝尊嚴高目而下耳
獨邑邑憫憐於鴻荒之初而顧末代紛糾則冥
昧眇邈如不聽聞豈其世數下遷民德澆偽業

果所招遂不可救藥者耶不然則回視五方毒
龍孽猶蟲蛇之倫吾以其爲猶甘棠而况於獬
豸之種耶

周官蠲氏掌去蠹黽鳴出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老圃曰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
其害如是之詳也於是耳目之接氛垢踣囂其
爲害也薄矣夫蠹黽鳴蟲自以其氣作之爾蓋
無意於亂人之聽也然且斬艾之屏斥之曰必

其絕類乃止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如是之詳也

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知人表裏故諸葛孔明入五原軍既退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歎曰真天下奇才也

老圃曰操作舉動出於心術而指揮顧盼之間乃與事接人果不難於識知也世之昧者元黃到眼而不能主其色輕重在手而不能分其權

卒焉而使遇天下之奇才烏能察其彷彿也是以唯司馬仲達乃能與孔明竝而爲堅敵其有以夫

齊景公病水十數日矣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如其死矣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公之門以車迎占人占人至晏子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公病大愈召占人而將賜之占

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實教臣公將賜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臣身言之則不信矣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則聽者信疑者決失其道則聽者悖疑者惑晏子可謂知言之所從矣世之占人倚其書以徵災祥智之劣於晏子者豈可以爲數量

宋向戌欲爲彌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廢之不亦誣乎韓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爲無理也兵者聖人之所不廢也有天下聚人羣如之何而廢兵自隋失其德真人受命東略西撫以至大同者兵之功也愚嘗略計大功之後戶口耗半生理天闕

墟落莽莽欲無人聲以是而觀合左師韓宣子
仁人也哉九原可作吾寧與歸

田狩之事削格且學之具機繳弓矢之器鷹狗搏
噬之用所以命獲者也望其中有委佗而不能動
者所建之旃也旃無預與獲事而凡所以命獲者
皆取進止焉弊禽而獻功率效之於其中

老圃曰旃之所以爲旃以無爲而集事其有以
似夫吾君子也羣工百有司之效能吾君子或

不能爲也而能爲之主然則上之於下其分勞
役也久矣故吾君子之所以柄以計者不可以
不察此也

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而成復於公曰臣之精
力竭矣公登箕山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於鼓城
之東餘力逸逕飲羽於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藝景公用不能遺其所
長是以其傳於世者爲足道也嗚呼士有脩理

亂之方出入於皇王之際心殫志竭以死守其術故不遇如景公者肯捐晷刻之暇力試嘗於鈞弦注矢之間則將弓與人皆湮沒而無聞飲羽石梁何從而發其勁也悲夫

右灌畦暇語非完書也余頃僦居京城之西一日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爲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愛其出言皆有微意可爲

破顏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許條餘不可刪取者尚三分之一甚可惜也他日好事君子如有善本幸爲我足之天順八年十月茶陵李東陽識

唐人喜拈弄小說率以奇艷瑰麗勝場獨此灌畦暇語一書疎朗之筆墨間都有異趣殆說之近乎子者柳子厚非國語或睡言書而成未可知也此爲李西涯先生手抄本余復校正

謬字二三以付剗剗老圃姓氏不傳而傳矣乾

隆丁亥七月望日平湖陸烜後

依明嘉靖寫本說集校讀一過其篇中脫逸文字
咸補打之第卷尾恭陵李氏跋語迺改題淳熙元
年忍出臆造耳丁卯殘臘藏園主人記

明宏治鈔本說郭極此本改定至多惜所收只六條耳

沈林手記時丁巳七月

灌畦暇語終

平巢事蹟考

宋撰人闕

平湖陸烜訂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眾數千
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尙君長陷濮曹州
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
共販私鹽故也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
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為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

平巢事蹟

奇晉齋

兵并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亾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鄧遂寇淮南諸州復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

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七月兵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相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仙芝陷

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
芝遣尙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刼取奏與戰生擒
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
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濮州五年正月仙
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賦
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
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
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與

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自王
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
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
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
加誣毀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
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
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
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迺罷

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尙讓帥餘衆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爲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等州七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饒勇事昌爲兵

馬使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鄙人故徙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爲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澶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

勇畧鐸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彬州守險畱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趨廣州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

兵三萬壁桂永扈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徙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疫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尙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畱劉漢宏江陵自帥衆趨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巢趨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并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

中全最逆戰陽敗進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
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
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
罪不若畱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最渡江追
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
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
同平章事初攜書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
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廣

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三月
盧攜奏以高駢爲都統迺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
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仗田令
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
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爲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
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啣
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
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

且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振聳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曰妖亂百萬所經鎮戍若跡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振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卽令出軍有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已權從容謂駢曰明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

不賞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別將遂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尙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駢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箠而擒之及

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

潞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稱畱後於是潞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丁壯以益兵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至鎮討焉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鉞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旣不能入關必還掠浙倫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

牒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
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
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琢和
之上不懌且令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
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
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
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
範將之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

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
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
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
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徃徃不能
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
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
依托關下今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
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

平集事蹟 九
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
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
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
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左禁坑
入夾攻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蠻服脫走
巢入華州畱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
賊詔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
恐天子責已乃歸罪盧攜貶爲賓客分司攜仰藥

死薦王徽裴徹同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
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趨長
安旣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
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
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
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
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
使鄭畋謂于道次請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

平集事蹟 十一 奇晉齋
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恢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
大勲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
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
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
尙讓爲太尉以其將礪山朱溫屯東渭橋豆盧瑑
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
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
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

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夏綏節度使諸
葛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討賊皆曰賊
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
從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
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
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
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
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諸將佐諭以

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尙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亾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畋

元中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趣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朱溫陷鄧州詔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并聽以墨勅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巢遣尙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弼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

首三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
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
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
不能制友金誠監軍陳景思曰吾見司徒父子勇
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
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
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達靼諸部
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

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
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
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
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
不乏士卒欣悅四月唐弼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
陀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
弼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程宗楚

先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謹呼
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
妾賊露宿霸上調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
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十八九處存收餘衆還
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
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曰城邑
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
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爲阻

竟不發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
以夜宴急召楊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於內侍
不可徃復光曰事已如此不可圖全卽詣之酒酣
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
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
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
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
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

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畱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九月高駢罷兵還府十月天

平節度使曹全晟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畱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以時溥爲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爲諸道都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

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
王重榮爲司馬諸葛興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
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
爲南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畋爲
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四
月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源屯京西
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化保大定難屯
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

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
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
執以殉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
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
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於河舉同
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溫
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
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

行從斷峽江路巢喪二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畱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爾

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尙強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忠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

別從讜從讜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感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已乃構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侵京師策勲居

關東諸鎮第一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已功宰相請加賞以爲十軍十一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控藍田道遣尙讓救華陰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召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爽取河陽李克用復敗尙讓於零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

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
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
焚宮室遁去多遺珍重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
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瑋楊復光
露布王重榮屯田待敵率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
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逼京師李克用
自遣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遣前鋒
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

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尙有堅陣來
抗官軍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草楊守忠等齊
驅直入合勢夾攻自卯至申羣寇大潰自望春宮
蹙賊至昇陽殿合圍其賊卽時奔遁散入商山自
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其
居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
將最少而兵勢最強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
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孟楷將

萬人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兵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

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七月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鄭畋爲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爲太子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先卒於河中令孜大喜九月以時溥爲東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宓時

二十
溥朱全忠等以黃巢兵尙強求救於李克用克用
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
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
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尙讓拔之巢懼五月大
雨平地三尺巢營爲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
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
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至蒲
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尙讓

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
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寃句騎
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
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噐符印得
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州朱全忠
襲之走還晉陽四年六月尙讓敗黃巢於瑕丘巢
伏誅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來降林亦伏誅
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王

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
 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詰改元先啟
 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
 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此為元人鈔本按吳越備史錢武肅王嘗以

二十騎推巢兵百弟其餘殺賊制勝戰功甚

多而此後不齒及何也梅公陸桓後

平巢事蹟考終

甲子十二月初二日據吳牧菴寫本校讀

采石瓜洲斃亮記序

昔唐裴晉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為之碑柳柳州為
 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冊曠古鮮儷迄未有繼
 之者惟我宣諭尙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
 師嬰賊全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
 之地功業顯著見於尙書之除命矣議者迹其事
 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少劉省幹乃尙書
 公門下士尙慮四方萬里之遠未盡周知就為紀

次之其文質實典雅筆勢遠軋韓柳蓋與夫靡曼
不根者去萬萬矣或曰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
習言也禮不云乎儒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
傳不聞乎一賢制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
於尙書公得之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於劄
劄以廣其傳異時吾蜀士大夫激昂奮勵以赴功
名之會書名竹帛勒功鼎彝實尙書公爲之權輿
云隆興改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旣望得軒漫叟書

采石瓜洲斃亮記

宋潼川蹇 駒撰

平湖 陸 烜訂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
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
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
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
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溫湯許示渡江漢

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
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爲疑形形據我
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
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
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還汴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爲
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
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虜又以精

銳從壽春渡淮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
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臯而中軍以次濡須口
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白宰相謂權奔走退
師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國事而權猶詭朝廷
退師蓋欲致虜深入自當其衝使李顯忠出其
左邵宏淵出其右夾攻之允文具疏其謬朝論

猶幸權一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義問督視江淮允文爲叅贊洪邁
馮方等俱在幕府

庚申允文陛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
熟兵事姑爲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
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
爲今日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

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需錢奏來朕所不敢惜但

患事不立耳

辛酉錡兵敗自楚州盡棄淮東之地虜騎躡錡至
皂角林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
過江允文次鎮江見錡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
此相公何以爲教錡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
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逆虜席卷兩淮瞰
長江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個不

得已否乎錡又曰錡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
廟堂將制置招討兩印納了允文笑曰相公不
愛作他官職故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
事朝廷恟懼九重方有蒙塵之憂相公欲攜此
印何處繳納錡語塞

十一月己巳亮兵次采石

壬申錡將劉汜敗於瓜洲知建康張燾益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命

允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
采石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
文採聽其言皆曰昨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
蓋權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
馬奔軼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

旁

蘇軾言曰事出至此令人始知文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虜

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虜人以今日過江從者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謂侍者曰吾此行繫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次至采石卽走岸口望北岸賊硬寨彌望逾數十里賊虜瞰江築高臺植黃綉旗各二中張黃蓋亮躬擐金甲據胡床手執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亮刑白馬牛羊豕各一祀天與諸酋歃血

爲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文急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以致敗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爾允文曰汝輩今可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

以報國乎衆皆曰顧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
允文覺其言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
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
允文諭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來喚池州
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合辭曰如用顯
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來視顯忠交領軍事權
既去顯忠未到適虜今日謀渡江當與諸公戮
力一戰官家發內藏金銀盡在此并給官誥如

節度承宣使已次某帶來看有功卽書填賞不
踰時衆皆曰如此却有分付當效命諸統制趨
出遞相告語須臾合軍皆曰有分付好廝殺稍
聞諸將如張振王琪戴臯時俊盛新等復來卽
指畫列馬步軍成陣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
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甲以待戰其二藏小
港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北岸麾衆渡江呼聲動
地有頃七舟泊南岸虜遵陸與官軍步戰我師

少却允文時跨馬往來陣間督戰見統制時俊撫其背曰汝素以勇聞平生果決今顧怯懾耶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挾兩刃入陣盪擊我軍麤戰虜不能支又疾麾戈船併進斷賊後岸上虜衆卽投戈降先是虜意直恃衆欲逕跨江而渡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滿載迫窄雖有器械無所施設而我之戈船檣壁樓櫓甚壯士卒用命遇敵船則衝撞劈斫所向全舟沉沒水爲之不

流天色向晦虜猶未退會淮西潰散官軍有從光州轉江而至者三百餘人允文撫勞授以旗鼓自山後轉出虜以爲援兵至遂引餘兵遁去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虜兵不得去允文以爲歸師勿遏况虜懸師入寇多寡之數與我相懸若我軍小衄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強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岸上之屍凡三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

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死於中流者不勝計允文撫勞將士具捷聞朝廷諸將環坐見允文旁側樞府吏趨走甚恭方愕詒詒往往間起問吏舍人甚官職對此虞中書朝廷侍從也諸將趨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閣門宣贊爾豈有文臣騎馬往來行陣乎允文執其手曰諸公何言相與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允文因諭曰虜今雖敗然逆黨尙衆明日必復來乃

謀令士卒夜渡江近北虜箭力之所不及卽以矜石縋船爲陣又遣統制盛新以兵遏楊林河口先是虜得和州卽自巢湖造船自楊林河出大江允文又意虜必以奇兵出此間我之不意故先遣新專兵遏之

丁丑北岸虜衆壁立我師以神臂勉敵弓射之賊衆披靡繼遣火船燒賊戰艦煙焰漲天少頃逆亮忽麾軍下臺從陸遁走是日逆亮命僞叅政

李通跪臺上口占辭爲僞詔遣張千校尉駕小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又似與權有先約允文以其策雖出於用間然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絕其覬望偶顯忠至卽與顯忠議以書報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臬張至此今朝廷已將權重寘典刑今統兵官李世輔曩嘗捉二子今易名顯忠是也參謀前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虞舍人是也汝欲瓜洲江

渡江固有以相待無多詞見誑遣所獲女真奴婢二人賫往繼遣探騎五十過江知虜果退走揚州與瓜洲兵合矣允文謂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提大兵往瓜洲京口無戰備我欲行患兵少今采石虜旣喫脚手不敢復此窺伺又長江邊面分屯防禦雖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能任責輟一兩處兵馬應副如何顯忠曰惟舍人之命允文卽移時俊兵馬於馬家渡令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金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見義問知府尙書張燾聞允文至步行來問勞甚勲曰燾所謂賴公之庇昨完顏亮要初十來此會飶不知置燾何地諸公議遣官往京口燾曰虞候采石之勝虜已破膽是行無以易公允文笑曰允文固當行然憶俚語云主人得鼈於江欲計殺而食之烈火使釜水

百沸橫竹梢其上與鱉誓曰能渡此活汝鱉知主人以計殺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鱉曰汝能此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行得無類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已告急允文入劄子論江上事宜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追堯舜天心人意無不助順避位之詔初下將士無不感激思奮况臣孤跡實叨希世非常之遇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

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惋此身如葉
恨不捐糜比者采石之戰臣與統制官大破虜
軍俘斬旣衆遂走完顏亮而盡焚其舟皆宗社
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
具其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覽及臣還建康沿
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一騎虜之氣索矣臣
至采石探知逆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
二港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李顯忠到

軍卽與之商量分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
援京口督府又畱楊存忠邵宏淵同力防扼庶
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
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若相異自虜得兩
淮其力漸分糧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意急急
於采石之戰大敗又將僥幸於瓜洲今我之精
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歸遁

無疑矣臣再聞士夫之論謂采江渡網沙夾馬家渡大城皆以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謂爲不然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而已與采石相對餘皆下流無河道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往和州窮日夜之力造船意爲必有過人者故采石之戰官軍所用船纜木五之

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防其戰艦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船無襲蓋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接戰逡巡引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

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尙能大破賊軍擊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間民皆奠安者士卒倚王人之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顯忠到軍臣與之欵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徃日見士大夫憂其反覆於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猶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

大信口無虜船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不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於萬乘之君而可履險臣嘗兩次口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逆亮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癸未允文至鎮江謁劉錡病已革允文問疾勢如何錡執允文手曰休問疾如何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爾當死矣先遣一介報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允文與楊存忠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當日嚴守禦之備今舟船方繫岸萬一不堪駕用誤事宜令戰士登舟按試且采石之敗虜氣已索欲間我不意是以來此今我反出其不意示以有備

辛卯次州漑是時止有戰船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戰士踏船繞金山上下洄泝如飛北岸諸酋皆憑壘縱觀曰南軍爲備張設如此時亮已次揚州急遣人報亮亮跨馬卽至列坐諸酋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視此爲甚狹而我軍尙且不利不如徐

爲謀以間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數矣我不卽誅汝今沮吾軍事詎可恕酋哀懇久之亮曰赦汝汝率諸酋旦日各將戰船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令先斬汝諸酋退曰南軍有備豈宜輕舉輕卽送死今亮以險狠拒諫吾等有言不從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強也遂定謀殺亮

乙未夜作南軍劫寨直至亮寢帳前後皆亮親兵

誰何諸酋云汝安往諸酋諭之曰我欲帳中幹

事親兵縱諸酋入引弓射帳中亮被箭躩起猶

挽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應曰

自家人卽卑辭祈懇曰汝殺我今日之命懸汝

等必殺我速得死爲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

日作無道理事宜汝等之殺我也諸酋連以數

箭斃亮兼殺侍寢妃花不如等五人併殺梁大

使郭副畱馬韓欽哥李康政四人者皆爲虜謀

南犯者花不如長安貧家女慧麗專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之明日諸酋遂麾軍退屯三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亮死報我師繼遣探騎偵虜虛實知虜果移屯

十二月己亥以亮殺聞朝廷北虜亦懼亮之死欲按甲保境移文關報事聞朝廷遂議發允文見行在所稟事宜是時虜雖移屯兵尙駐東淮甲辰允文至行在所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

社之靈陛下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是行惟知以一死報國死職亦臣子之常事上嘉賞再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統制官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臯以功績顯者已推賞特與階官上更各轉三官其餘將士令李顯忠等保明取旨推恩允文奏曰昨采石事勢可謂危急臣識振等行伍間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致虜酋沮索弒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勞乞回臣在身官

職以賞振等上曰朕曉得向江上甚風色得他
 輩宜力其功豈可忘尋有旨張振等就已轉三
 官落階官除正任承宜并觀察等使允文繼入
 文字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延蔓在淮東西而
 鎮江方對賊壘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
 徐發鎮江等處兵馬掩襲之舉可無噍類上深
 以為然仍命允文至淮上措畫而諸軍先已過
 江矣上至建康朝議欲用張浚為淮西宣撫使

楊存中暨允文為副浚懇辭朝廷又欲除楊正
 使而以允文副之全安節劉珙舍人等繳駁以
 為用存中不當事寢而允文遂有宣陝之除舍
 人虞候孫平日雍容退然孫儒者臨國家大安危乃
 奮然以忠義殉國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駒以門
 下士獲侍燕閒并從幕府諸公間獲聞此事甚
 詳退錄之以報里中親友云

附錄

紹興辛巳親征手詔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無勝坯土之
 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
 神京猶汚於腥膻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
 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屬戎虜之無厭曾
光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
 信盟之弗顧怡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傷蒼
 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
 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

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駢
 吾善良妖氛浸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
 朕威不足以震壘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
 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涯從方將躬縞素以啟
 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
 敵之規詔旨未頒懽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
 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
 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

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有恢復之圖播告遐
邇明知朕意

進發手詔

門下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畧肆頒詔旨躬往視師
久矣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遐邇股肱之郡大小文
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究毋虐善
良毋事征求毋攬獄市內則輯寧於封部外則
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勲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諭中原并諸國手詔

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等人久為金虜暴虐役
使科歛或進為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
姓為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
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
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
為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

不減口其有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
 賞外凡府庫所有悉以給賜朝廷所畱唯器甲
 文書糧草而已如女貞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
 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
 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遣歸國者蓋為
 權臣所誤追悔無及金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加
 爵賞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閱古人傳記外志最苦史筆庸下若此乃鐵

宋本

中錄者金史海陵紀甲午會舟師於沂州

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

顏元宜等反帝遇弒以此書補之不啻左氏之

傳春秋也是書向無刊本傳抄謬悞甚多偶

於馬雲衢齋頭借得善本云從南宋太廟前

尹家鋪行本影摹而得者雖勘精良爰即

以付剞氏又余嘗見虞允文手書釣堂帖吳

龍菴跋魏某石之戰日皇晦蒙江水震蕩功

卷之十九

奇賞齋

烈赫然疑其平日為人者啻啞叱咤子人皆廢
 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
 真一書生耳暇日憶此帖復快讀此書屏
 能為之頓盡乾隆戊子九月十三日梅谷陸垣

識

涵香樓藏鈔本迺秀水朱士楷據何義門校錄
 目假歸移寫此刻上甲子十月初旨沈特記

采石瓜洲斃亮記終

書